

不確定的未來：川普與美中臺關係

李智琦*

商業鉅子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為美國第 45 任總統，不僅震撼了美國政壇，其選前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言論也加深了國際世局發展的不確定性。川普的就任是否會導致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全面衰退？中美關係又會邁向何種新局？川普的執政對臺灣未來的發展是福是禍？本文嘗試剖析川普的人格特質與政治行為，並以此為判斷依據，評估未來美、中、臺關係走向。

川普的人格與政策

川普被視為美國民粹主義（Populism）的代表人物。其在大選期間有多項立場激烈的選舉承諾，包括在內政上廢除前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任內推動的健保方案、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全面驅逐美國國內超過一千一百萬的非法移民、贊成並加強刑求恐怖份子、廢除婦女墮胎法等；在外交上主張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建築分隔圍牆、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取消經費援助聯合國氣候變遷計畫、與退出巴黎氣候變遷協議等。由於川普經常使用文法簡單、言詞激烈的方式批判特定的人、

* 作者現為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全球政治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事、物，而在國際事務上，他也曾口無遮攔的形容中國大陸以操縱貨幣的方式「強暴」美國，以及批評墨西哥充斥著「毒蟲與強暴犯」。由此營造出其草莽、市儈、仇外、種族主義、與歧視女性的形象。雖然這樣的形象不乏來自媒體的過度渲染，但由此也展露出川普本人具有好惡分明、冒險挑釁的人格特質。

川普這樣的人格特質很可能會反映在其執政後的領導風格。他經常大量使用「篤定性」詞彙（例如絕對、一定、必須、絕不…）的言語模式代表其認知複雜度結構（Cognitive Complexity）傾向二元化，這表示他在評價事物時，經常以是非、好壞、對錯等正反價值作為基準。具有這樣認知結構的人通常對外界的容忍性較低、決定較為僵化、彈性較小、少有模糊空間等。根據政治心理學者赫曼（Margaret G. Hermann）研究超過百位世界領袖的分析顯示，認知複雜度較低的政治領袖更傾向憑直覺進行決策，容易在全盤分析所有的訊息之前便已經開始行動。這樣的政治領袖經常對人事物存有刻板印象，對世界的看法，傾向固定的階層化與制度，因此他們容易依照此種認知模式做出快速與直接的決策。川普在選前的行為表現十分符合這樣的特徵，不僅對特定種族、外來移民、女性、宗教等充滿刻板印象，外界也認為他經常發言不經思索、欠缺深思熟慮的計劃與行動，給人印象為容易按照（商業）直覺反應，卻沒有具體的執政計畫。這也解釋為何川普經常語出驚人，並充滿民粹性的刻板色彩，這樣的風格迎合了美國中下階層白人選民的胃口，卻也震驚了美國的菁英族群。

我們可以預期川普未來的執政風格與施政方向將迥異於歐巴馬。在國內事務上，他對少數族群、特定宗教、移民、

爭議性法案(如槍械、墮胎、健保)的容忍度更小,而其商業背景也可能助長採取以企業利潤成本的思維,治理國家經濟與財政;雖然我們已經觀察到,在選後,現實政治讓川普不得不放棄大部分的選前承諾,但從其遴選的內閣成員背景與其近來的發言,似乎都顯示他仍維持與選前同樣的政治思維。

在國際事務上,他可能會採取全面縮手或加碼下注的兩極作風。例如他在選後已經宣布將帶領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他在環保、人權、中東、全球防衛的政策可能較過去更為保守與極端。他的外交政策可能經常與國內利益直接掛勾,而非基於人道考量或全球政治間接影響;此外,對於其具有偏見的國家或地區,川普似乎容易以直覺的損益比較之後直接面對,可能製造出更具衝突性的外交關係,其中,最受關注的便是中美關係的發展。

動盪的中美關係？

最初川普的當選看似對中國大陸利大於弊,但近日川普與臺灣總統蔡英文通話事件的餘波盪漾完全出乎中國大陸意料之外。中國大陸原先對川普的正面期待原因有二。首先,中國大陸官方普遍對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存著負面觀感,希拉蕊在其國務卿任內戮力執行美國「再平衡/立足亞洲」(Rebalance/Pivot to Asia)的策略,令中國大陸有芒刺在背之感;她在南海爭端與人權事務上對中國大陸的嚴詞厲色,讓中共高層十分不滿。希拉蕊的當選有可能會加劇中美之間的衝突。相反的,川普選前的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立場,包括減少對其亞洲盟友如日本與韓國等的

支援以及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等都可能讓中國大陸坐收漁翁之利；即便川普選前曾大肆批評中國大陸操縱貨幣，威脅將課徵對中國大陸進口商品的懲罰性關稅，但中國大陸各界一般仍認為川普的重商背景或許有助於維持中美貿易關係。另外，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2016年11月10日的記者會上透露中共高層期待深化中美合作的意向，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2月初到訪北京似乎也標誌著川普願意增進與中國大陸互相了解的善意。

然而，川普與蔡英文的直接電話會談不僅結構性的改變了中美臺的行為準則，該事件隨後的發展也間接顯示川普對中國大陸事務的隨興與冒進（Risk-taking）傾向。自1979年臺美斷交以來，雙邊領導人從未透過任何形式進行直接對話，川普與蔡英文的簡短電話交談打破這樣的隱性成規，川普隨後在推特（Twitter）上發表這項訊息更直接將兩人的互動公開化，完全有別於以往美國領導人在兩岸事務上的謹慎與低調。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接受蔡英文的恭賀電話似乎不是未欠思考後果的行為，川普指定的白宮幕僚長皮伯斯（Reince Priebus）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便表明川普「完全知道（跟蔡英文通話）會發生什麼事」；而川普的副手彭思（Mike Pence）則輕描淡寫卻又語中帶話的表示「（川普）只是遵照國際禮儀接了一通來自民主臺灣領導人的恭賀電話」。當面對中國大陸的警告時，川普選擇了強硬的反擊：他在推特上再次發言表示他不需要中國大陸來指導他應該做什麼、重複挑戰中國大陸操縱貨幣與南海擴軍的爭議、甚至威脅重新審視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等，一再挑動中共最敏感的神經。

儘管如此，由此便斷定中美關係未來可能走向惡化的結論似乎太過簡化。就中美關係結構面來觀察，兩國雙邊貿易

airiti

總額 2015 年高達約六千億美元，川普執政團隊很難不透過與中國大陸的合作，持續推動這樣的貿易高度。此外，中美兩國在包括全球暖化、伊朗核控管、制裁北韓等諸多國際議題上已有共識，除非川普政府決心走向對抗與孤立，否則中美雙方勢必將順著和平趨勢，尋求更多的國際合作與共創互利。就中美關係的心理面來剖析，習近平的「中國夢」隱含著民族復興與勢力擴張的野心，並透過「一帶一路」的具體計畫來體現，中國大陸已經從「崛起」進階到「問鼎」的態勢，挑戰美國國際霸權的地位似乎指日以待。

川普在選前表示將逐步限縮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的歐洲盟友，及日韓等亞洲盟友的合作與支援，若其執政後確實貫徹此一政策，不僅對中國大陸是一大利多，也可能鼓勵俄羅斯繼續蠶食歐洲的野心。然而，這樣的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就長遠看來終將衝擊美國的整體發展。因此，川普政府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繼續維持與亞歐盟友的密切夥伴關係，除了在全球預算與軍隊調度上更為精打細算之外，例如降低在中東地區的軍事介入及減少援助亞、非、美洲落後地區，也可能將焦點多置於包括反恐、網路安全、能源需求等對美國國家安全有直接影響的項目上。就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而言，若川普維持一貫的領導作風，且其執政團隊的同質性高時，雙方的衝突面可能高於合作面，川普似乎不畏懼與中國大陸在特定議題針鋒相對，特別是在攸關美國國內經濟與國家安全的議題上，川普對於中國大陸具有一定的偏見與敵意，中美之間爆發小規模外交衝突的機會也將比以往更高。

臺灣的期待

臺灣對川普的印象在選前與選後有十分明顯的變化。在美國大選前，臺灣各界普遍對川普抱持著負面的觀感，這除了因為川普個人的爭議性特質之外，川普也曾在選前批評臺灣「搶製造業工作」，是造成美國本土工作流失的亞洲國家之一。雖然川普在選前未曾提及兩岸關係與美臺灣係，但多數人普遍懷疑川普是否願意協防臺灣、對抗中國大陸，特別是這樣的代價高昂，對講究美國本土利益至上的川普而言，這似乎是一宗不划算的投資。跟多數國家一樣，臺灣擔心的是川普的難以捉摸，這樣的不確定性對蔡英文政府繼續維持臺美關係上更多了許多變數和憂慮。

然而，川普與蔡英文在選後的一通電話卻大大增加臺灣民意對川普的好感，也讓人對臺美關係未來的發展抱持著正面的期待。川普身為當選總統的身分與蔡英文總統的電話交流，打破臺美領導人在斷交後從未直接對話的慣例，再次凸顯川普不按牌理出牌、不願遵循舊規的行為表現。就表面看來，這通電話交流對臺灣與美國來說都是贏家，中國大陸則為最大的輸家：川普博得了臺灣的好感，在國際間塑造出不畏中共強權的硬桿子形象，或許還可能藉由臺灣來增加跟中國大陸進行經濟與戰略談判的籌碼；而這次歷史性對話對於蔡英文政府而言，是讓蔡從就任以來頻頻在內政事務上飽受批評下難得的好表現。此外，臺灣再度躍上國際版面，增加知名度，臺美關係未來可能有更為緊密聯繫的可能性。中國大陸雖然在此一事件極力克制，但已從官方黨媒的訊息看出中共高層的憤怒與震驚，且中國大陸的霸道形象在川普的渲染下廣在國際間流傳。但中國大陸更擔憂的是美臺領袖歷史

性的對談將改變其歷年來孤立臺灣的努力、鼓勵臺獨勢力的發展。

不過期待川普會如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一般將大力提升對臺關係與壓制中國大陸是不切實際的。1982年，雷根總統提出「對臺六項保證」，對於協防臺灣、對臺軍售、與支持臺灣民主發展立下了法理基礎，「對臺六項保證」也在其任內納入了美國共和黨的黨綱內。川普目前的友臺態度更多是建立在其重商主義與反中國大陸的基礎上發展：美國對臺軍售金額高達數千億臺幣，這對川普而言是一宗不可忽視的重大商業案。美國對臺仍存在著貿易逆差，解決這樣的貿易赤字符符合川普選前宣稱將把工作還給美國人民的競選支票；在反中國大陸上，川普支持臺灣不僅具有民主正當性，有助撥正其重民粹與反民主的形象。此外，中國大陸在經濟與軍事上與美國存在著很大的歧異，臺灣的經濟與地理戰略角色都有助美國繼續對中國大陸施壓。然而，這樣的策略也可能是把雙面刀，首先，臺灣是否必須支付更多的「保護費」才能讓川普政府加碼協防臺灣？另外，若川普的友臺態度僅是立基於利益，當中國大陸在鷸蚌相爭的態勢下承諾給美國更高的利益時，川普是否可能背棄臺灣？對此，臺灣當局必須未雨綢繆。

後續觀察

由於川普於2017年1月下旬甫正式就任總統，他與執政團隊未來可能擬定的外交政策走向仍然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才能確認。本文僅就川普的人格特質與其選後行為，來觀察可能美、中、臺關係發展方向。

首先，美中關係未來彈性互動空間將會縮小。川普的人格特質表現出其較為刻板、輕率、容忍度小、與直覺的認知模式。他的勇於冒險傾向使得他容易跳脫傳統外交慣例，在敏感議題可能選擇直接對峙而非彈性應對。在中美關係上，若習近平為鞏固十九大前的權力核心地位而選擇以強硬態度面對川普時，將容易形成兩虎相爭的局面，雙方的衝突面將增大；若習政權選擇消極應對川普的強勢，不僅將在中美關係上吃了悶虧，更怕助長臺灣獨立，最終將影響習近平以及共產黨政權。在兩害相權取其輕之下，中國大陸較可能選擇直接面對川普的攻勢。

其次，臺灣的未來發展端視中美關係的方程式而定。臺灣很難借由自身的力量來影響臺美關係與美中臺關係，其未來發展很大的程度必須依靠川普政府決定對中國大陸更為強硬或者是更為妥協。臺灣政府雖然可以樂觀的評估未來臺美關係或許有增溫的機會，與美國政府的溝通管道或許也可能更為暢通，但是不應該過度期盼臺美未來將有歷史性的發展，更應該擬定一旦中美關係好轉後是否將損及臺灣國家安全利益的風險評估與應對策略。